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## 第四回 赴約會地壇拜老俠 戰賀豹二結一掌仇

上回說到五小關王府，打掉單刀拐，今晚在地壇要會見八旬老俠侯敬山。

海川問清了道，來到城門口，跟著出城的人擠出來。繞過箭樓，過橋往北，直奔地壇。這時已路靜人稀，關廂左右閃爍著兩三星火。走著走著，海川發現東邊一片紅牆，裡邊茂密森林，高大紅壇門，關得很嚴。海川來到紅牆下，這大牆足足有兩丈多高。英雄腳尖點地，提氣輕身，「唻」的一下，真是身輕似燕，飛身上牆，手扒琉璃瓦的泥鯁背，雙足輕輕蹬住出水的琉璃瓦壘，右手用包袱擋住前胸；舉目往下看，裡邊都是參天古樹，無風自響，又加夜晚，好不嚇人。海川一飄身下來，順著東西甬路，來到二道壇門，依然雙門緊閉，海川拔腰上牆，往裡觀瞧，也都是大樹。海川再飛身下來，心裡納悶，「怎麼一個人也看不見哪？」

突然間林中草動，閃身出來兩個人，海川一瞧，見過面啦。一位是陀頭和尚，一位是斜著一隻眼睛。和尚是壞事包張旺，大個子是斜眼太歲閻寶。

張旺合掌打問訊：「彌陀佛，童教師真不爽約，果然前來，我弟兄奉恩師之命，前來迎接。草草不恭，請您原諒。」海川拿著包袱一拱手：「好說好說。有勞二位久等，童林一步來遲，恕罪恕罪。」和尚一抱拳：「請吧。」順著大樹林往東來，快到拜壇西門啦，從裡邊走出兩個人來。海川看這二位，也都在五十多歲，細腰窄背一身藍。肋下配刀，長眉朗目，鬆散的梳一條大辮子，面帶忠厚，「師弟，童教師到啦？」「師兄，您陪著童教師往裡請吧。」

說話間，海川隨二位師兄進西門，跨二門直奔裡來，侯二俠早在壇階下恭候，還有六個弟子都在身後，有認識的，有不認識的。老俠面帶笑容：「童教師，恕老朽失迎啦。」海川搶步進身行大禮：「老前輩，晚生童林參拜。」侯老俠怎能叫童林磕頭哇，雙手一拉，「童教師，在下不敢當。請吧。」海川隨著眾人登上拜壇。

北京有五壇八廟，這五壇是：地壇、天壇、日壇、月壇、社稷壇。這拜壇有十幾丈見方，高有一丈多，四面有階石。來到上邊，四顧空闊，顯得居高臨下，鋪著幾領蓮花席，放著壺碗包裹。

侯二爺執手相讓：「童教師，星月皎潔，深夜無風，萬籟寂靜，正好暢談。席地而坐吧。」二人坐好，老俠細問：「府上什麼地方？」「晚生祖居京南霸州董家村，世代務農為業。」「您的貴老師是哪一位？」海川一想起師父不叫提呀，便道：「在下無師自通，是仙傳。」老俠一聽這不像話呀，又問：「你的門戶呢？」「我準備在武林中自立門戶，興一家武術。」侯老俠看出海川不像話，有些生氣，有思想考問一番，便笑道：「哈哈，教師所言，老夫一生才第一次聽到。你既承仙傳，一定博學多聞，老夫有一軍刀，雖使用多年，但不知其名，既遇閣下，倒要請教其名。」說話一招手，徒弟把一個長包袱遞過來，海川一看可就一怔啊。老俠把軍刀一托，「童教師，您請看一看。」純鋼粗制，二尺四寸長，一頭象核桃那麼粗，一頭細得跟大棗差不離。通體漆黑亮亮，兩頭兒都是饅頭頂兒，沒尖沒刃。粗頭一邊鑿個透眼，黃絨縷的挽手，黃色燈籠穗兒，刻著一條龍，很講究，不為好看，為的是攥住溼手不打滑。「童教師，您請賜教吧。」童林從心裡感激老恩師當年傳授，便不慌不忙地答道：「老前輩，您這對軍刀，我是第一次見到，在學藝的時候，老師提過，叫鑲鐵雙鑷。此物出在清真教，一隻長三尺有六，叫長鑷；一隻二尺四寸，叫短鑷，還有短把鑷。用這種兵器必須隔衣認穴，專講打穴之招。天下武林一共有四趟鑷。第一趟鑷，出在清真門戶，叫七十二趟地行鑷，招走中下兩盤，從小腹一直到腳跟。練此功必須從幼練起，不然不能成功。會此絕藝的只有當代清真門長，道秉清真，術傳天外的西域大俠馬駿馬四爺馬老劍客爺。第二趟鑷法為八卦進步邊環鑷，招走中上兩盤，從中腹到頭頂，也是一門絕藝。目前當推威鎮樟州白泰官白老劍客為獨步。」

第三趟為天罡鑷，招分三十六式，神出鬼沒。通此術者當為五台門戶，會者大部為僧人。第四趟為進步鑷，會者寥寥無幾啦。晚生妄談，班門弄斧，雕蟲小技，老人家不要見笑吧。」侯二俠伸大拇指讚美：「博學多聞，老夫甚是欽佩。」侯老俠把軍刀包好。海川伸手把自己包袱打開，把雙鉞亮出，往手裡一托道：「前輩乃當代武林名人，風塵俠隱，晚生臨出師的時候，蒙恩師不棄，賜我一對軍刀，臨行倉猝，未能請示老師此軍刀叫作何名？老前輩示下。」侯二爺一看傻眼啦，前後是尖兒，裡外是刃兒，「啊，您的軍刀可很出奇，很特別呀。」「老師誇獎，您看這軍刀到底叫什麼名哪？」「啊啊，這個這個……」老頭子的汗順著禿腦門兒都流下來啦。二爺一著急，看到這大小兩個月牙子，急中生智答道：「嗯！您這軍刀叫鉞，對嗎？」海川點頭：「老前輩見多識廣，是鉞。」「聽說武當內家有鴛鴦鉞，講究蟒獅熊虎蛇馬猴鵬八形。老夫生平未見，只是聽家兄提過，妄談妄談。」

侯二爺一見童林雖然年歲不大，十分老成，而且為人行事很憨厚，並且知道是內家弟子，一定出身高門。雖說初入江湖，見人絕無自大之感，而是渾金璞玉，內力充沛，定有一身好功夫，將來在江湖路上必是龍騰虎躍，不可限量。倘若我跟他過過手，交個朋友也好。想到此，侯二爺便道：「教師，聽孩子們說在王府多蒙你手下留情，我先謝謝。」童林捧拳答禮：「恕我不知是少俠客們，多有得罪，還請前輩和眾位少俠客們多多原諒。我童林初入江湖，不懂規矩。」「喲，童教師太客氣啦，倒使我們爺兒幾個汗顏無地了。我想閣下既然來啦，老朽願與閣下手談，領會一下高明的武藝，也算不虛此行吧。」海川連連擺手道：「您是老前輩，我學淺才疏，技藝無進，怎能與前輩無理。」老俠想了一下說：「這樣吧，我們二位只是印證一下功夫。這有一領席，咱二位在這席上較量一番。誰先出席，誰就算輸。您看好嗎？」

海川不再堅持啦，想到老師父叫我興一家武術，如果我見人就怕，覺著對不起師門。便道：「老前輩既然說出來，童林只有恭敬不如從命啦。」

弟子們馬上把包袱什麼的都挪開。海川心裡明白，自己內家功夫，講的是棒打臥牛之地。挨幫擠靠，縮小綿軟巧。他左腳在前，右腳在後，左掌在前為引手，右手護住中穴。侯二爺左手搭勾，右手拱掌，「螳螂捕蟬」把門戶看好。「童教師，請吧。」「老前輩只管請。」「好！」侯老俠往下一矮身，真是守如處子，動如脫兔，「唻」的一下「螳螂攔爪」，奔海川面門。

海川心想：「好快的身法，出手不俗。」自己不敢疏神大意。海川抱元守一，氣貫丹田，奔左邊划右步，右手從左肘下一穿，左腳上步，左手一攔，「獅子滾球」，掌掛一團風，照定侯老俠胃脘就打。老俠點頭，「好俊的功夫」。

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侯二爺往後一撤步，還招動手。步行門、讓過步，見招化招，見式解式，取己之利，乘敵之弊。攔打擋封，踢彈掃掛。「啪啪」眨眼之間，就十幾個回合。侯二爺倒吸一口涼氣，童林招術變化無窮，功底之深，經驗之大，無與倫比。幾次自己都不能化解，童林都不貪贏，看來本領在我之上。自己偌大年紀，不遠千里來到北京，要是栽了，豈不把一世美名，付於流水。

二俠侯杰進步掖掌，海川左臂墜肘沉肩一壓，二爺要變招，海川來得太快。兩個人本是斜對著，海川就式左腳當軸兒，右步後滑，轉了個半圈兒，海川的左胯可就貼近老俠右胯。海川靈機一動，微一發力，「嘭」的一下，這招跨打有啦。老俠借力縱身，「噌」的一下，當老俠腳已離席落地的同時，海川似乎也被老俠用胯擠出席面，同時落地。其實海川這一下連所有侯門弟子都給騙過啦。海川先說話：「老前輩，晚生輸招啦。」侯二爺臉一紅，心裡很感激這個年輕人，不讓自己栽跟頭，其用力之准，說明他的造詣不淺。

「童教師，是老夫輸招了。」二人再次落坐，老俠發怔。海川一抱拳：「晚生第一次會見前輩，實增教益。」老俠一擺手道：「童教師雖說年輕，可發招非常老練。」「老前輩太客氣。」「不！您不能叫我前輩，有這麼句話：『江湖無輩，綠林無歲，肩膀齊為弟兄』。我們還是弟兄相稱吧。」老英雄侯杰的意思是，你年紀很輕，功夫深奧，不用甘居晚輩。哪知童海川錯領會了，還以為侯老俠認為自己才德不錯，結為弟兄。趕緊站起來：「老哥哥如此不棄，願與童林為伍。如果童林不視兄長如至親手足，必遭惡

報。哥哥請上，受小弟大禮。」二爺知道童林錯領會啦。一想也好，結交個青年朋友。

侯二爺趕緊站起來說：「兄弟，愚兄正是此意，咱哥倆望空一拜吧。」撮土為香，結為金蘭之好。「哥哥，您請上首受小弟大禮。」二爺也不客氣，上首坐好。海川磕了八個頭。「兄弟，起來。」二爺一回頭叫道：「阮和，你們九個人各自通名，拜見師叔。」哥兒幾個心裡這個罵：張旺啊！你吃多啦，哪兒溜不了食兒，單單跑到王府去遛彎兒，沒事找個小叔叔來。老人家的話，誰敢不聽。哥兒九個站齊，都報了名姓，「師叔在上，受姪男等大禮參拜。」

海川還禮道：「眾位老賢姪請起請起，討禮討禮。」

大家重新坐好，二爺這才細問情由。海川長歎一口氣，就把十七歲鬥紙牌，誤傷老父，逃亡在外，臥虎山巧遇二恩師，學藝十五年，晝夜三十載的苦功，奉命下山自立門戶，如何探家宅，風雪困京師，王府當更頭，乃遇賢姪兩次鬧府與二哥見面的經過細述一遍，今後還望兄長提拔小弟。爺兒幾個聽完，點頭贊歎。「兄弟呀，聽你這片肺腑之言，真是深山大澤，實藏龍蛇。寒門生貴子，白屋出公卿。英雄生於四野，豪傑長在八方。愚兄年逾八旬，交你這個兄弟，我引以為榮。放心吧，將來在江湖上，愚兄與你聯袂而行。」

「謝謝二哥，請你帶著姪子們跟我去王府居住幾天吧，王爺也是最講交友的。」侯二爺一搖頭：「兄弟，儘管王府對你有恩，可是你新來乍到哇。再說咱們都是綠林人物，粗蕩不羈，多有不便，這個我們就不須客氣啦。我們爺兒幾個今夜就返回山東，不再停留。」「二哥，為什麼？」「此番來京之時，你我的老哥哥不曾知道，時長日久，家中懸念。再說孩子們也想家啦。你我弟兄就此分手吧。」海川是個重情義的人，一聽要走，心裡覺得惆悵：「二哥，不能再逗留幾天了嗎？讓兄弟好好地侍奉兄長數日阿。」「賢弟，何時有閒，請到山東寒舍。那時暢談，豈不好哇。」「二哥說得對，只要有暇，小弟去山東，拜見兩位兄長。那麼小弟就不能送行啦。」「你我豈是酒肉之友？」「好，你還需要什麼？」「兄弟，這次路費本來帶的很富餘，這些日子花得多啦。你要是能辦到，借給愚兄紋銀百兩，我叫你姪兒阮和隨你去取。你看行嗎？」

哎呀，事情就怕巧了！侯老俠絕不是路費短缺。那為什麼又借銀子哪？

徒弟的單刀拐，被海川打掉，雖說是弟兄，也無法啟齒。老頭兒想：「跟你借錢，回府以後，你還想不起單刀嗎？一塊兒交給阮和不就四水相合了嗎？」

萬萬沒想到童林從腰裡一伸手，把紋銀取出：「哥哥，一百兩夠用嗎？我這兒隨身帶來啦。阮和賢姪，你拿去吧。」「謝謝師叔。」阮和帶好。二爺心說：乾啦，看起來單刀拐是不給啦。「好吧，兄弟請回吧。」海川趴在地下磕頭：「二哥，回去見著老哥哥替我問候。」小弟兒們也紛紛行禮告別，老俠叫徒弟送出地壇。

海川提著包袱往南走，心裡是又驚又喜。喜的是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結交一位引路人——武林的老前輩——今後在江湖路上能給自己遮風擋雨。

驚的是一場大禍，迫在眉睫，總算是老人寬宏海量，波平浪靜了。這只是一方面，還有最要緊的，海川入江湖交的第一個朋友是位成名老俠，用侯振遠的鼎鼎大名一照，童林也就光射四海啦。有道是「與君子交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則與之俱化矣。與小人交如進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則與之俱化矣」。想到此，海川越護城河，施展狸貓爬樹枝的功夫，上了城牆，竄進貝勒府的高大院牆，回屋休息。

次日來見王爺，爺倆談論武藝喝著茶，王爺想起昨天的事來便問：「海川，你們的老鄉親怎麼知道你在本府當差呀？」「爺還不知道哪，有點兒事沒敢驚動爺的金身大駕，來人不是我的鄉親。此人家住山東東昌府姓侯名杰表字敬山，江湖人稱一輪明月照九州蒼首白猿。他有位兄長叫聖手崑崙鎮東侯侯廷侯振遠，都是當代武林中的大俠。」海川把事情敘述明白。王爺聽完直後悔：「海川，有這事情為什麼不告訴我？」「爺不要怪罪，一來怕爺為我童林擔驚受怕。二來怕爺一怒動用王府力量，破壞綠林的規矩。三來童林剛得爺的賞識，時間太短，還不知道爺對江湖人如此重義。」王爺聽了搖搖頭：「咱爺倆天生緣分，一見如故。當然，要像侯老英雄這樣年高有德尚義行俠之人，你去也無妨。但萬一有心懷叵測之徒，奸滑之輩，你如果防範不到，會遭人暗算。何況你打人一拳，怎不應防人一腳呢？將來要再有類似之事，你必須告訴我，好給你籌劃一下。以後再有綠林俠義來訪，你一定回來見我，以便很好款待。還有，你打掉人家的軍刃，給人家了嗎？」海川一聽可就怔了：「哎喲，我忘啦，我必須追去。」王爺一擺手：「不必啦。侯老俠跟你借錢，並不是真的，分明假借錢這名，變個方式跟你討還單刀拐，可你心眼兒實，當時把銀子就拿出來。你想過嗎？你把人家刀拐留下，人家就算栽啦，回去怎麼交待？比方說你派專人給送往山東，那就更臊人啦。以後再說吧。」海川真是懊悔不已。

過了半個月，順天府打發值差的來到王府稟王爺：童教師家眷，明天到宛平縣城打尖，請王爺派人迎接。王爺知道之後，馬上傳諭，加緊收拾東邊小府，今天必須完工。又從西府派過男女僕人等十幾個，立刻生火。採購來各種糧食麵粉、油鹽調料，什麼一切吃的喝的、穿的戴的、使的用的，完全準備停妥。派莊園處的韓祿做小府的總管，又請海川到府裡查看這房子，二老住著是否習慣，使用之物是否方便。海川一看應有盡有，自己想到的備好聽用，自己想不到的也已備好聽用，心裡很感激。回到大廳以後，給王爺道謝。王爺笑啦：「海川，哈哈，你也別客氣，你看我吩咐的，雙親二老還能過得慣吧？」「王爺，中人之產也比不了。上循分，下稱家。我父母消不起呀。」「海川，離別十五年啦。你明天帶著莊園處的聽差的，騎馬到宛平縣迎接。我再派何吉何春在廣安門恭候。家裡有人準備著。你一切放心好啦。」「爺想得周到，真使我父母增添光彩呀。」「不要客氣啦，明日清晨就去吧。」

次日五鼓，海川帶著十幾個僕眾騎從，告辭了王爺，出廣安門直奔宛平縣城。來到城東關，店已打好，已經有人在這裡等候。海川等下馬看了看很清潔，十幾個人在海川面前驅使奔走，來往行人也側目而視，側足而立。不到巳分時，有幾位穿袍子的官人騎著馬陪著一個人來了。海川一看，正是替自己屈盡孝道的兄弟童緩，弟兄見面，抱頭痛哭，拉著手走進店房，灑淚敘舊，海川連連給兄弟道謝。直到中午車輛才到。海川跪在父母面前放聲大哭，二老也是悲從中來。老母親撫摸著海川的頭頂：「兒呀，真像一場大夢啊，你怎樣學的本領呢？」海川不敢實說，唯恐二老傷心，只說沒受什麼罪。童緩老人眼含著熱淚：「快起來吧。」海川給父母磕頭，童緩攙扶童懷，海川攜著母親才來到店中，擦臉漱口，喝茶吃飯。一直到晚上，一家四口樂敘天倫，海川這才把學藝的經過以及到王府當更頭，榮升教師，詳細地說明。

為了讓二老不難過，少擔驚，自己吃苦的事一概不提。二老在院中滿門焚香，叩謝上蒼默佑，並給王爺祝福。次日登程來到新修的家舍。王爺及一般人慰問探訪，這且不提。

海川真的在家陪爹娘幾天才到王府上班。見過王爺道過謝，王爺便問海川：「童緩定親了沒有？」海川說：「在家鄉時，我父母一定要給他娶媳婦，他死也不願意，說要等我回來，不然娶個不賢良的，怕二老受委屈。」王爺點頭贊歎：「真不錯呀，將來我要給他說門子親。」爺兒兩個說話可就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，外邊進來回事處的一個伙計，王爺一看便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回王爺的話，門口外來了三位客人，說是找童教師。」「海川，又是找你的，快出去看看。要是武林中的俠義英雄，可想著陪進來，本爵跟他見面。」

海川隨著下人往外走，到了大門口，在影壁前站著三個人。東邊這個人長得很俊，二十多歲，中等身材，細腰窄背，扇子面的身骨，身穿寶藍綢子長衫，腰繫絲帶，白綿綢的褲子汗衫兒，薄底窄腰靴子。長圓的臉型，面似三月桃花，紅粉相間真好看，兩道長眉，一雙俊目，鼻直口正，大耳垂輪，漆黑的一條大辮子，右手提著藍包袱。當是個大高個兒。胸寬背厚一身藍，肋下佩帶一口金背鬼頭刀。黑臉膛，兩道粗眉，一雙大眼，金睛迭泡。獅子鼻四字口，厚嘴唇，一對大薄片耳，連鬚絡腮的黑鬍子。腳下踢死牛的豆包鞋。西邊是個大高個兒。青虛虛的臉色，抹子眉大環眼，眼珠發綠。大嘴岔，青鬍子薦兒，一條大辮子。也是一身

藍，腳下灑鞋，佩帶金背鬼頭刀。身上斜背一個包袱。

海川全不認識。他來到近處，一抱拳：「三位老師傅可好？在下拜見。」

當中這個黑大個一擺手：「別磕頭啦，等你娶媳婦再磕吧。」海川一聽這個氣：「三位找誰呀？」黑大個一瞪眼：「找你們的教師童林哪。」「啊！我就是。」三個人一聽，「啞呀呀」怪叫如雷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拉軍刃動手。童海川要二結一掌仇。

這三個人，當中的名叫陸地金蛟賀豹，俊人物叫小粉蝶韓寶，青臉的叫開海金鼉吳志廣。

您還記得雷春嗎？自從童林打他一掌以後，劉洞、韓慶把師父攙起來，溜了半天，才緩過這口氣來。小徒弟喘過漱口水，請雷春漱漱口，把吐出來的東西打掃淨。鄉親們都過來：「雷師父，這個鄉巴佬真不講情面，您讓著他，他不懂，結果您吃虧啦。」鄉親們的話，總是維護雷春的面子，雷春擺擺手：「鄉親們不要替我遮羞啦，我實在的打不過人家。眾位請回府，我要休息休息。」劉洞、韓慶侍奉師父十幾天，這才算好了。兩人很高興：「師父您好啦，明天教給我們練功吧。」雷春苦笑：「你們好糊塗，咱們的場子被姓童的踢啦，我怎麼還能教下去呢？你把村正找來吧。」劉洞把本村村正找來，清了帳目，弟子們各自回家。雷春把行李帶好，劉洞、韓慶送了一程，灑淚分別。

雷春來到南盤江南岸金家渡口的金家酒店，面見金錢豹金榮，艾葉花斑豹金亮。金家弟兄接進去，彼此見禮：「師兄，您怎麼不在江西教場子啦？」

雷春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！二位師弟，劣兄的場子被人家踢啦。」「喲，哪路人物，敢踢咱哥兒們的場子？」雷春搖了搖頭：「無名之輩。賢弟們不必再問，給我備船吧。」「好。」金榮出了酒店後門，時間不大，回來啦。扛起行李：「走吧，師兄。」出後門兒到江邊，江水滔滔，很是兇猛。上了船，來到船塢下船，有兵丁給拿著行李，來到南莊門。這是八卦連環堡，一共六十四個院。他們順著「離為火」趕奔中央「戊己土」大廳。八位莊主爺全在。

雷春來到大莊主李昆李太極的面前，跪倒行禮：「啟稟莊主爺，雷春少莊主求見。」老英雄李昆手拈銀須：「雷春，你這些年不是在江西什麼地方教場子哪嗎？聽你師父說你在外邊混得不錯呀。」「是，多謝師伯惦記，弟子在貴溪縣北雙熊鎮授徒。」「怎麼回家來啦？」雷春的臉立刻紅啦：「弟子的場子叫人家給踢啦。」「噢，你在江西教場子二十餘年，難道沒混出點兒人緣來？」「稟師伯，這個人不是本地人，是北直隸人。據他說丟失路費，想借一點錢，弟子也沒難為他，問問他的師門，他說是『仙傳』，問他門戶，他說要『自立門戶，興一家武術』。弟子看他貌不驚人，衣不壓眾，因此動手，被他打我一掌。」老莊主一陣冷笑：「哼，雷春，你是想叫我弟兄下山，給你找回面子。對嗎？不過我弟兄年紀過大，每天在山中促膝談心，日月蹉跎，老將至矣，哪有時間去管你的閒事。你自己要經受這次教訓，帶著師弟們刻苦練功，以求上進。好吧，你休息去吧。」

下人們答應著：「是，少莊主請跟我來吧。」雷春無法，只好告辭出來。

跟下人來到住處，下人泡上茶來，這時候好多師弟們都來啦，有些小師弟們都不認識，大師弟們都很熟啦，一撥兒、一撥兒的來問候，最後來了三個。

這三人，一個是韓忠七莊主的姪子叫小粉蝶韓寶，一個是五莊主賀勇的兒子陸地金蛟賀豹，一個是五莊主的徒弟開海金鼉吳志廣。這三個人一來功夫比較好，二來是莊主的子姪，當然就不一樣啦。三個人到屋裡先給師哥請安，雷春答禮：「兄弟們快坐下。」三個人坐好，韓寶可說：「師哥，您的功夫不錯呀，怎麼叫無名之徒給踢了場子呢？」賀豹他們也說：「這個人有多大本領？」雷春歎了一口氣：「唉，我先謝謝師弟們的關心，不過還是怨咱自己無能。」雷春心裡明白，這三個師弟，跟自己不一樣，血氣方剛，眼空四海呀。「師哥，這個人是哪的人，叫什麼名字？」雷春搖頭：「師弟們不要問啦。你們三個人，尤其是賀豹兄弟，脾氣都不好。得啦，咱弟兄多年不聚會，好好的玩幾天吧。」不管三個人怎麼追問，雷春就是不說。

其實三個人是要給師兄拔劍。後來三人一研究，他不說不要緊，他還有兩個大徒弟劉洞、韓慶哪，三個人都認得他們倆。好麼，晝夜兼程趕奔北雙熊鎮，跟人家一打聽，誰都知道。來到劉洞的家，韓寶叫門。「啪啪啪」三下，「吱呀呀」門分左右打開，正是劉洞開門：「喲，這不是三位師叔嗎？」

趕緊趴在地下磕頭。「劉洞快快起來。」「師叔們請進吧。」「劉洞，我們不進去啦。你師父回山也不提這兒的事，後來我們才知道。特來問問你：到底是叫誰踢的場子？」劉洞答道：「這個人是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，姓童名林表字海川。」「好極啦，你師弟哪？」「他也在家哪。」「這樣吧，你把家裡安置一下，找你師弟韓慶，你們倆一塊兒回八卦山去。見你師父，就說這件事我們已經全知道啦，叫他放心。幾天後我們也回山。」「師叔們放心吧。」

三個人跟劉洞分手，直奔霸州來啦。一路上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非只一日，來到了童家村。剛到村口，可巧出來個老人，韓寶走過來一躬到地：「老人家，您是本村人吧？」「不錯，在這村住了多少輩子啦，老根兒是山西大槐樹底下的人。我們歸順天府南路飛憲廳管轄。」「是，謝謝您。您這村有位姓童的嗎？」「哈哈，你得說出名兒來。不然的話，你從東口敲門，家家都姓童，我也一樣姓童。」「老人家，這個人叫童林。您知道嗎？」「找童林？」老人上下打量韓寶他們三個：「你們跟童林是什麼關係，從哪兒來？」

「我們從江南來。」「噢，不錯，童林是在江南學的武藝呀。」韓寶心說，這倒省事啦，便道：「我們是一齊學藝的師兄弟。」「好極啦，不過不在這村住啦。」「喲，搬家啦！我們不遠千里而來，這多失望啊。」「年輕人，哈哈，不要緊，你們來著啦，人家童林在北京雍親王府榮任教師，平步青雲啦。這不麼，本州州官親到家中拜望，又把他們全家護送到王府享福去啦。你們沒看見，三班人役、翎子頂子、朝珠、補褂，可來了不少哪，我長這麼大還頭回開眼哪。」「啊，謝謝您哪。」「不用謝，要找童林去北京吧。」

說完了，老人走啦。三個人一商量，走！去北京。這樣他們才打聽到雍親王府，來在府門外，往裡邊一傳話，海川出來。

三個人一報名姓，是雲南八卦山的小莊主，海川抱拳，「原來是三位少莊主，失敬失敬。請到裡邊一談吧。」賀豹用手點指：「你就是童林吧？」

「正是在下。」「哼！好小輩，找你可真不容易，上裡邊也不怕你，乾脆咱們就在這裡較量吧。」說著話就掖辮子，挽袖子。海川可就怔啦：「三位少莊主，綠林訪友，交流武藝，也是常有的事，但也禮尚往來。為什麼出言不遜？難道在下有得罪的地方嗎？」賀豹一瞪眼：「呸！姓童的你不要裝蒜啦，打人一拳提防人一腳，三位小爺爺既然來啦，就為要你的命。過來，跟小太爺大戰三百回合。」說著話舉拳就打，海川伸手一拉：「等等，師傅們。動手可以，可話說不明，如鈍劍傷人，三位講明動手也為時不晚。」韓寶拉住賀豹，問道：「童教師，你在江西北雙熊鎮踢了一個場子嗎？」海川恍然大悟：「噢，不錯，三位少莊主，果有此事。在下當時失落路費，投借無門，因此找那位雷老師借路費二十兩。愚下正準備設法托人奉還，想不到三位就來啦。」賀豹把眼睛瞪圓道：「姓童的，好鼠輩！你說的多輕巧，還了就完事大吉了？你把我師兄的飯碗子給砸啦。他二十年的心血，被你給破壞了。這完得了嗎？不管你巧語花言，小爺也要揍你，為師兄雪恨。看招！」說罷，舉拳欲打。海川心氣很平靜：「賀師傅，您先別忙。聽您的話我全明白啦，我真沒想到會把雷師傅的場子給踢啦，這決不是童林的本意。三位師傅來京尋找童林，也是應該的。賀老師無須忙著動手。你們三位，遠路而來，能否請進來喝上一碗熱茶，使童林心中稍安。」韓寶聽童林的話，絲毫沒有生氣發怒的意思，這麼罵他，他都不上火兒，看來有涵養，是位煉氣之士。可賀豹一聽，我這麼罵他，他都不敢動怒，看來他是飯桶，動手我就把他揍成爛酸菜。韓寶跟他們商量後，就說：「姓童的，你讓我們進去，我們也不怕。走！」

海川陪著他們進了大門，可不敢把這三位讓到王爺的面前。因為他們出言無狀，王爺怎能容他們。才要把他們引到東院，何吉何老爺從裡邊出來了：「教師爺，王爺請您帶朋友進去哪。」海川無法：「三位隨我來吧。」賀豹一撇嘴：「哪兒都能揍你。」何

吉一聽，心想：這是什麼話呀，便跟在後面，來到大廳前。何吉挑簾子，王爺走到門口，問：「海川，客人來啦？請到屋裡坐。」海川把三位請到屋中：「三位老師，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我家王爺。」海川又轉向王爺道：「這三位是八卦山來的老師傅。」王爺倒很客氣，「啊，三位師傅。」賀豹一抱拳：「你是王爺，我是賀爺，他是吳爺，他是韓爺。你這位王爺想必是童林的同伙吧，那好，你們倆一塊兒來吧。照樣把你倆全揍啦。」王爺很生氣，再看賀豹，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便知這三個人都是無知之輩，不能跟他們一般見識。王爺吩咐何吉獻茶，這三位還真喝，「唏溜唏溜」每人連著喝了好幾碗。賀豹一抹嘴：「童林，這茶真好喝。咱們在哪兒動手吧。不揍你，這事完不了。」

王爺趁他們喝水的工夫，細問海川，這才知道原委。現在一看賀豹，十分囂張，飛揚拔扈，心裡也很生氣：「海川，動手吧。遇見文王講禮儀，每逢架紂動干戈。給我狠著點兒打。」海川知道王爺生氣了。心想：使點勁兒揍他們一下，也讓王爺消消氣，王爺幾時受過這種窩囊氣呀？想到這兒便對賀豹說：「賀師傅，我再說一遍，當初丟失銀兩，奔家心盛，我才打了雷師傅，我童林不但沒有結仇之心，尚欲交好於他，至於踢場子之事，我當時確沒想到。你們三位要為友報仇，我童林不敢攔阻，只有奉陪。戰敗童林之時，即是你雪恨之日。如果辦不到，哼！你留神第二掌。」賀豹勃然大怒：「好小子，狂言大話，嚇不倒你家賀大爺。來來來！」三人躡到院中，王爺衝海川一揮手：「打吧。」

海川往院中一站，「請吧。」賀豹把長衫一掖，辮子一盤：「好吧。」

左手一晁面門，「惡狼扒心」，右手拳就奔海川胸前打來。海川滑動右步往左邊，右手一穿，往下一壓，左手掌奔賀豹的右邊太陽穴就打。兩個人插招換式打在一處。海川一看賀豹的功夫，心裡暗暗沉吟：這個人一定也是高門之徒，只是本領下乘，跟自己比起來還差得很遠。小小年紀就如此眼空，而且出言無狀，無禮已極，我得教訓他今後別自高自傲啦。海川思索至此，看賀豹「單鋒貫耳」奔自己右邊太陽穴打來，海川微躬右步稍一低頭，左手從下往上一擄他的右臂，用右手從自己肘下往前推，「葉底藏花」，右手掌照著他的乳下穴眼上戳。海川的手指真像鋼棍兒一樣，「嘯」的一聲，賀豹的肺葉就在裡邊炸啦。只見海川從丹田一口真氣運上來，順右臂直貫掌心，把臉往左一甩，功力大發。「嘍！」賀豹應聲而倒，出去足有五六尺。再看他面目痙攣，五官挪位，臉色「唰」的一下變成灰的啦。兩手按地要起來，上身沒起來多少，「咕噠」又躺下。一張嘴，「哇」的一下噴出一口血來。海川很後悔，由於自己涵養不夠，稍微打重啦。其實只不過是用了對成勁兒，他就受不了啦，見了血。但海川一壯虎膽，用手點指：「韓寶、吳志廣，你二人一齊過來進招吧。」韓寶、吳志廣萬萬沒想到，童林如此厲害，三個人數賀豹的功夫好，卻難擋童林一掌啊。我們倆更是不敵了。想至此處，韓寶一陣冷笑：「嘿，姓童的，光棍打光棍，一頓還一頓，有道是『打人一拳提防人一脚』，這也算不了什麼。走著瞧吧。」他說到這裡，一貓腰攙起賀豹，溜了幾個彎兒，賀豹這口氣才緩過來。韓寶把賀豹背起來，吳志廣在後面跟隨，出了貝勒府，狼狽而去。

早有人把院子裡的血跡擦掉，又恢復了平靜。雍親王非常高興：「海川，快進來。」爺兒倆到屋中，何吉遞過來臉巾：「教師爺，您擦把臉。賀豹怎麼糊裡糊塗的就躺下啦？我怎麼看不出來呀？甭說我，爺的眼睛多麼明亮，恐怕也沒看出來吧？」王爺說道：「海川，何吉說得不差，我也沒看清。可我心裡很沉著，因為一動手，我就斷定他不成。」海川微然一笑：「爺怎麼看出來的？」「我看你跟他一過招，就覺著你動手胸有成竹，式式有法。而他就成啦，招法出來的亂。還有，我覺得他的功夫差得多。你說對不對？」

海川聽了很高興：「爺對武術有進一步的瞭解，看來您的武功有進展啦。『世上無難事，只要苦用功』，『行家看門道，力巴看熱鬧』。您說得對，他的功夫屬於下乘，在武林中那只是略窺門徑的微末之能哪。」王爺點頭：「不過你打他重了一些，因為他們屬於無知，不見得人怎麼壞。」何吉在旁邊也接話茬了：「不管爺怎麼說，奴才認為教師這一下打得好。這些沒有王法的混蟲，就該教訓麼。」爺兒幾個高談闊論。

光陰荏苒，一月來，海川每日陪王爺練武，無事還要到東府去侍奉父母，倒也安逸。王爺還托人給童緩說了一個媳婦。這姑娘長得很好，心眼兒也好，十分賢惠，是張老千的一個街坊妹妹。因為父母就這麼一個姑娘，又年老多病，姑娘立志不出閣嫁人，非要把二老侍奉到黃金入櫃才肯出嫁，現在父母去世，姑娘也快三十歲了。王爺做媒把這場喜事辦得又體面，又省錢。四月初二把姑娘娶過來，花堂交拜。海川很高興，因為小夫妻能替自己盡孝啦。

一家人感念王爺。童緩夫妻很和美，姑娘又孝順，一家人喜洋洋，樂陶陶。

很快的到四月十五日。早晨，王爺跟海川在大廳喝早茶。因為剛練完功，從功房來到大廳，說著剛才練的功夫。回事處的鮑石從垂花門外進來，到堂階下，一甩兩個袖口，雙手下垂，往後退了一步：「鮑石請爺安。」王爺問：「有事嗎？」「回爺的話，府門外有慎刑司內大班的班頭湯雲、何貴給爺請安來啦。門外候爺哪。」「嗯？」王爺納悶：「慎刑司內大班是國家的御馬快，為皇上捕盜拿賊的，上我這兒幹什麼來呀？」有心不見，想了想，還是見見吧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

鮑石退出去，時間不大，湯雲、何貴從外邊進來。海川看他們都在二十多歲，可行動十分老練，一看就是久走衙門的人物。一身藍，係藍色板帶，半官半快的五分底兒靴子。「下役湯雲、何貴請爺安。」王爺連屁股都不欠：「起來。有什麼事？」「回爺的話，敢問這位是王府教習麼？」王爺點點頭：「是我的教習。問這個幹什麼？」「稟王爺，下役帶來一點東西，請王爺賞臉看一看。」說著湯雲伸手掏出一個字條來，雙手往上一呈。王爺接過來一看，臉色有些不對，海川就知道有事，忙問：「爺看這紙條是什麼事？」王爺馬上平靜下來：「你看看吧，海川。」海川接過紙條，不看則已，一看哪，嚇得魂飛膽裂。上邊是幾句順口溜：

「小巧之技數我能，棒打三江任縱橫。垂名宇宙驚天下，一怒來到北京城。科舉會試皆無份，從小立志練武功，盜去國家無價寶，拿問童林便知情。」海川雙手發顫，臉色蒼白，哆哩哆嗦：「王爺，我侍奉王爺，形影不離，這您是知道的。皇宮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，真是禍從天降哇。請王爺救救童林才是。」王爺一點首：「海川，你先坐下，沉住氣。你的為人我知道，再說，你既是我府教師，我也應負責任，不要擔驚。湯雲，你說說這是怎麼回事，大內丟了什麼玉寶？」湯雲詳細一說，王爺也感到十分嚴重。

原來每年四月十五，康熙都要駕幸木蘭圍場。去的時候，有時帶皇子皇孫，有時不帶，今年就沒帶。四司八處都總管梁英梁九公（他可是皇帝的親信）傳下話來，叫寧壽宮總管胡長勝胡老爺在偏殿準備，萬歲五鼓更衣，並有特旨把皇上最喜愛的翡翠鴛鴦鐲準備出來聽用。山西康百萬進貢進來三件至寶：第一件是鮫綉帳，冬暖夏涼，外邊往裡看，什麼都看不見，裡邊往外看，歷歷在目。這個帳子，要把它疊起來，一隻手就能攥得過來，打開支好，有幾間屋子那麼大，真是珍寶哇。第二件是一頭小黑驢，叫「一字墨賽麒麟」。

頭上有個肉角，肚下的毛如同鱗片，四蹄八瓣兒，粉鼻子粉眼粉肚臍兒，從鼻樑子順領鬚前二岔背梁骨直到尾巴梢兒是一道粉線。一叫十八聲，登山涉水如履平地，渡江越海四蹄如飛，夜行八百，日走一千，可稱異獸。第三件是這對鴛鴦鐲，進貢時沒有花樣，康熙命令尚寶監造處雕出五龍盤繞，玲瓏剔透，真是無價之寶。

要說胡長勝胡老爺，那是梁九公的大徒弟，爺兒倆的感情很好。胡老爺辦事小心，現在是寧壽宮的總管。胡老爺聽師父吩咐下來之後，當天晚上帶著徒弟們把御用的靴帽袍套，一共二百四十件，完全供奉在大龍案上。翡翠鴛鴦鐲，放在案頭，錦墊墊好，正對著用來更衣的御座。一切準備就緒，絲毫沒有疏漏之處；只等萬歲五鼓駕到，更衣啟鑾，萬事大吉啦。沒想到酒癮上來啦。再說天時尚早，剛交子末，他命令兩個小徒弟守夜值更，剩下的全帶到自己的屋中，休息的休息，玩的玩，睡的睡。胡老爺吩咐預備酒飯。不用說皇家的窮奢極欲，就這胡老爺吃飯，也是山珍海味，水陸雜陳。胡老爺高興，「滋嘍」一口酒，「叭噠」一口菜，越喝越高興。時間過得太快啦。

小太監傳話，「皇上下來啦，胡長勝寧壽宮宮門外候駕，聽候差遣。」胡老爺嚇得也不敢再喝啦，馬上穿戴整齊，帶著孩子們到宮門外等候，時間不大，皇上駕到。宮燈引路。提爐內香煙繚繞，胡長勝接駕。康熙緩緩地來到御座前落坐，哼了一聲，伸手拿

起個紙條來，一看字條勃然大怒，「胡長勝！」

「奴才在。」「過來看看。」胡老爺就知道有事，他接過字箋一看，頓時嚇得魂不附體。「胡長勝！深宮禁地，竟有大膽不法之徒，盜寶留句，視宮廷如坦途，著實可惡，傳旨止鑾。」「噫。」止鑾就是皇上不去木蘭啦。旨意下來：把寧壽宮總管太監胡長勝送交慎刑司嚴刑審訊，所有大小太監一律看管起來。又傳密旨：著五軍都督府，在京師城裡城外，庵觀寺院，大小旅店，熱鬧場所，密訪明查盜寶之賊；著慎刑司內大班的班頭，進宮驗盜。

湯雲、何貴帶好應用之物，進宮驗盜，在西華門外候旨。梁九公梁老爺帶著十個小太監到西華門來接，侍衛官員不敢攔阻。湯雲、何貴搶步進身行禮，「請梁老爺安，梁老爺吉祥。」梁九公點首微笑：「你二人進宮驗盜吧。」

孩子們，通報宮人一律迴避，所有答應、常在、儀賓、貴妃全要迴避。」梁九公引著湯雲、何貴，來到寧壽宮的宮門外，梁九公代傳口旨，允許進殿，二人才低頭進殿。在御座前邊，梁九公喊了一聲：「湯雲、何貴參駕。」兩個人口呼萬歲，抹瓦行袖，肘膝而進，行罷三跪九叩的君臣大禮，然後遵旨驗盜。兩個人查看一番，並無痕跡，只是殿中尚有一絲氣味，一般人可聞不見。便回稟道：「梁老爺，國寶乃外來賊人所盜，因為他們使用了還魂香，殿內尚有餘味。非宮中人監守自盜。」梁老爺心放了下來。「你們倆修好積德啦。」梁九公叫他二人等候，時間不大，回來道：「萬歲旨意下，更衣殿所有大小太監無罪。湯雲、何貴設法捕盜。給你們一張紙條，乃賊人所留。」

湯去接過來帶好，兩個人告退，商量著先去茶館喝茶。

他們穿大街過小巷，來到鼓樓前一溜衢衢。這兒有個茶館，哥兒倆和顧主都認的。那年頭講究喝早茶，這個時候早茶過去啦，下午有說評書的，現在正沒座兒的時候。掌櫃的很和氣：「湯爺、何爺，裡邊請吧。」兩個人跟幾個喝茶的都點點頭，找張桌兒坐好。泡上茶來，放上兩盤兒瓜子，哥倆喝了兩碗，湯雲這才把字條拿出來。一看，直皺眉，遞給何貴：「你看看吧。」

何貴看完也倒吸一口涼氣，「哥哥，這個童林，不是雍親王府四貝勒的教師爺嗎？」「對，一定是他。」何貴把紙條交給湯雲收起來，一個勁的搖頭：「真有偷國寶還把自己名字寫上的，那不成了氣迷心啦嗎？絕對不是童林乾的。」湯雲聽了，把臉一沉，「你說這話，還是乾這行的人嗎？真不害臊，八字還沒一撇哪。同情童林，那還成啊。」何貴忙說：「不，哥哥，我不是同情他，揣情度理也是不能的。」「咳，你真糊塗，皇上丟了國寶，我們的責任，是拿賊人、請回國寶。賢弟，乾咱們這行兒的，有當差，也有擋差。當差認真辦事，公事公辦，一腔熱血，絕不含糊，那可淨得罪人。擋差，不管真偽，只要我們平平安安，擋得過去就得。比方說現在這事，你知道不是童林，我也知道哇。那咱也要把他辦下來。他的主子是雍親王四貝勒爺，現在又很得寵，別的阿哥爺是貝勒貝子，他可封王啦。童林有門子，靠王爺的人情，管他冤不冤哪，讓他有能力到堂口滾去，咱們先擋了差就得啦。」何貴當著哥哥不敢說什麼啦，可心裡不以為然。他想：人家童林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不就家敗人亡了嗎？便說：「哥哥，我想，咱們回家跟兩位老爺子商量商量去吧。」「也好。」他們倆說話的聲音很低，旁人聽不見。給了茶錢，一直奔東華門大街。

來到家中，見老哥倆喝茶哪。行完禮，往旁邊上站，湯英老人可問：「聽說宮裡失盜啦，我和你叔叔正惦著這個事哪。」湯雲點頭：「您和叔叔看這個。」老哥倆都看啦。湯英說：「這童林不是貝勒府的教師爺嗎？」「是的。」

何貴在旁邊搭茬啦：「大爺，我哥哥那意思是，不管屈不屈，也要把童林辦下來。您說行嗎？」何玉老人點頭道：「何貴呀，你哥哥說辦童林是對的，你這腦袋總是榆木疙瘩不開竅。當然，誰都知道童林冤枉，既是字條有他名字，哪怕是別人陷害，通過童林才能找到線索。這叫屈命不屈。再說老佛爺也天聰睿智，並不是拿住童林就殺，童林有嘴也能分辯。主要的，貝勒府還有天大的人情，真要是童林所盜，四貝勒爺也有不是啦。」何貴一聽他爹的話，恍然大悟。

湯英老頭琢磨這個紙條：「你們爺仨看看：這八句詩，頭一句『小巧之技數我能』，占個『小』字，二句占個『棒』字，三句占個『錘』字，四句占了『一』字，五句占個『棵』字，六句占個『蔥』字，七句占個『盜』字。」

這是貫頂詩，橫著念是『小棒錘一棵蔥盜』。看來是事先寫好的字條，暗入皇室，盜什麼算什麼，才把鴛鴦鑊盜去。這也算這位教師的三災八難。你們兩個人打算怎麼辦？」「爹爹，我和兄弟商量好了，去王府辦案。」湯英一聽很生氣：「冤家，你叔叔剛誇你不錯，你就忘乎所以。『王府辦案』，你長著幾個腦袋？你有慎刑司的公文也不頂用！到時候王爺一瞪眼，說你們入府行搶，那就麻煩啦。帶著公事，見王爺呈字箋，王爺必問。你們說實話，王爺一定交童林，絕不會讓你們為難。事不宜遲，去吧。」兩個人總算有主意啦，回衙門辦好公文，湯雲帶上，弟兄來到王府，鮑石才給回上來。

到現在一看字箋，童海川魂靈膽裂，賊咬一口人骨三分哪：「王爺，這事從何而起？我始終沒有離開過你的左右哇。」「海川，你放心，是真，偽不了；是偽，真不了；既然有人陷害，官司你必須去打。家裡的事你只管放心，跟著他們走吧。」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来，海川長這麼大沒進過衙門。

「我家中二老就托給您啦，您千萬別讓我爹娘知道，以免擔驚。」「海川，你不用囑咐，放心去吧。何貴、湯雲，你們帶著練兒嗎？」「稟王爺，小的不敢在王府辦案。」「胡說！童林是自行投首，是我交出去的，是你們辦的嗎？」「王爺息怒，小的說錯啦，真該討打。」「說錯啦，你知道你們的話是有分量的嗎？錯，也分在什麼地方錯。湯雲，我把話說在前頭：誰要對我的教師給錯待了，咱們是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。」「請爺放心，小的們天膽也不敢。」湯雲、何貴帶海川出王府，一直到富貴巷西口。往北不遠，就是成賢街國子監，穿過去到方家衛衙門中路東，就是協尉官廳，俗名叫「廳兒上」，滿洲話，叫「札攔」，類似分駐所。本廳兒上的協尉大老爺，名叫塔木耳，正白旗。來到協尉官廳的門口。這是前後兩層院子，有二十來間房，前院五間正房，臨街一個小院子。進了院子，湯雲一使眼色，暗示何貴監視海川，自己挑簾子進屋。辦公倒很寬暢，南邊是間裡屋，掛著布簾，北牆一張辦公桌，東牆有個大立櫃。桌上邊放著一沓子公文，還有個帽架子，上邊放著紅纓帽。塔木耳三十來歲，高顴骨，濃眉大眼的好精神。光頭頂一條大辮子，挽著馬蹄袖，在那兒寫字哪。前胸的海馬九品補子，直放光彩。

湯雲一抱拳：「塔老爺，辛苦啦。」塔木耳放下筆，一看，是湯云：「哎哟喝，湯班頭，哪陣香風給您吹來啦，失迎失迎，請坐請坐。來人，泡茶。」

從後院來了個僕兵，洗茶壺泡茶去啦。塔老爺請湯雲坐在西牆大凳子上，旁邊有茶几。「湯班頭，你先請收腿坐著。您是『無事不登三寶殿』哪。」說著話，在懷裡掏出一個煙碟來，喝！是虯角染綠的，真好看，又厚又大，放在茶几上。隨著又掏出一個古月軒內畫壺來，打開珊瑚蓋，「湯班頭，您先聞著萬花露，我自己又用茉莉加薰啦，味道特別正。」倒出不少的聞煙。「好吧，我沾您的造化。」湯雲用手拈起就聞。「湯班頭有什麼事嗎？」湯雲把公文拿出來，「塔老爺，您看看這個。」塔木耳一看，臉色都變啦：「差事呢？」「在外邊。」「這麼容易？」「王爺交的人。」（按理說廳上的塔老爺，跟湯雲只能說是朋友，談不到誰上誰下，誰大誰小。塔木耳為什麼要請安說好話呀？原來王府是他的該管地面呀，真的把海川直接帶到北衙門，塔老爺最低也是個失職，儘管不致於砸了飯碗，可升一級那就難啦。這一來，遇缺就能高補，怎能不謝謝湯雲哪。）

塔老爺派人把童林何貴都請進來。何貴他們喝著茶，塔老爺立刻吩咐下去，時間不大，海川一看三大件拿來：手肘脖練、腳鐐。塔木耳過來啦，樂嘻嘻地說：「童教師，您多受委屈。」海川一想，既來之則安之：「大老爺，您隨便吧。」「好，你們給童教師上傢伙，要輕一點，這是王府教師，背屈含冤，再說是朋友。」人們過來把三大件砸上，塔老爺寫公事請案。一切辦妥，海川腳踩黃瓜架，「唏楞嘩啦」出了門，一輛轎車，兩頭騾子，四名押護兵。何貴先上車，臉衝外坐好，湯雲對海川說：「童教師，我攬您上車吧。」

海川擺頭：「用不著。」海川微一提氣，「嘩楞楞」，縱起來六尺多高，輕輕地落在車上。湯雲、何貴押海川往北衙門闖堂打官司。

